



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

之旅

缠绵

张欣
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

缠绵 之 旅

张欣
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缠绵之旅/张欣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2
(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)
ISBN 7-80673-191-1

I. 缠... II. 张...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 051913 号

丛 书 名: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

书 名: 缠绵之旅

策 划: 谭 湘 刘桂欣

著 者: 张 欣

责任编辑: 刘桂欣

美术编辑: 李文侠

封面设计: 阿 罡 沙 鹭

插 图: 侯海波

责任校对: 董 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215 千字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,000

书 号: ISBN 7-80673-191-1 I·118

定 价: 1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张 欣

江苏人，生于北京。1969年应征入伍，曾任卫生员、护士、文工团创作员，1984年转业，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。现任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专业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主要作品：《张欣文集》（四卷）等，其中：《致命的邂逅》《沉星档案》等被拍成电视连续剧，颇受关注。



目 录

缠绵之旅	(1)
婚姻相对论	(45)
五 仙 观	(106)
窑 艺	(153)
谁可相倚	(197)
变 数	(253)

缠绵之旅

1

过了四十大关，黎渺渺也只好承认自己是老女人了，尽管内心中是千万个不甘不愿。现在什么事都讲证据，脸面就是铁证，眼角的笑纹深重了许多，皮肤泡泡肿肿抗拒化妆品似的不肯服帖，假如缺一觉熊猫眼就出现了……同时外出穿套装裙，有意无意注意报端上的养生之道，在耳后涂抹香奈尔五号香水，听蔡琴的委婉深切的怀旧歌曲等等等等，无一不是老女人的经典特征。

渺渺是交响乐团的合唱演员，以前学美声学得很辛苦，风雨无阻地去音乐学院上课，又拜名师，早晨五点钟起身嗷嗷叫，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唱出来，结果是偶尔会领唱而已，并且那些唱出来的人好像也没怎么



样，就算是在国际上拿奖在国内同样吃不开，流行音乐又轻松又造神，天王巨星像飞碟中的人物那样戴着耳机型麦克载歌载舞，宛若霹雳雄风，真刺激啊，人们需要的就是这个。

人都有倦的时候，渺渺也一样，年轻时心气高远，大有孤身走我路，独攀艺术高峰的宏伟志向，现在累了，攀不上去了，但是心气始终保留着。

这股心气也不知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，一方面她这个人身上是极少世俗的习气，年轻时，同团的演员因为会巴结领导，便像拔萝卜那样从合唱队拔出来独唱，就算有点走音观众也听不出来；还有的人及时放弃美声，模仿邓丽君唱邓系口水歌，也在流行歌坛占有一席之地。渺渺坚信的实力以及对艺术的赤诚尽管没成全她，但总是人生可宝贵的吧？！但另一方面，她的心气又一次次地让她错过了婚嫁年龄，不是没有人追求渺渺，她也曾对有的男人心仪，然而火星撞地球总是很难，擦肩而过的几率倒是成百上千。她身边的女孩从国内嫁到国外，从穷鬼嫁到大款，虽不尽如人意，但总是个归宿吧，只有她形单影只。

渺渺的家也在广州，父母亲是南下干部，现在退休在家。不过渺渺不在家住，团里分给她一间小房，被她布置得情调兮兮，很留得住人那种。每两个礼拜，渺渺会在周末的晚上回家吃晚饭算是探望了父母，她的姐姐和两个弟弟都是拖家带口的，父母亲最喜欢这种大团圆的场面，不管孩子们怎么闹，围着餐桌瞎跑，或狂摇可乐瓶，以它的喷出做武器互相对打，也不管儿媳妇的脸多虚假多难看，把处理价的苹果、八级花茶提回家装样子，父母仍是笑脸盈盈，渺渺真是烦还来不及呢。

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躁动，交响乐团当然也不例外，乐手歌手去星级宾馆演奏或唱夜总会，这还能算新鲜事吗？工资



太有限了，奖金时有时无，但渺渺是不会去唱夜总会的，同时人家也未必请她，现在失恋的人听了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就挺贴切，何必要欣赏《茶花女》中的咏叹调呢？团里室内小提琴四重奏的演员在意大利薄饼屋认真演出，美妙音乐里飘荡着火腿肠味，渺渺是从内心里感觉到疼，为艺术痛心。

没有家累，也没有太强的物质欲，渺渺觉得钱也够花了，平时的演出也不忙，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听蔡琴，写诗，看书，她觉得自己活得很高尚。

如果不是老同学沈洁熙的一个电话，渺渺的生活估计是很难改变的。洁熙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个活跃分子，宣传队里的台柱，凡事热情热心。她在电话里说，最近老同学、老熟人们在一块策划了一台晚会，名字叫“时代——我们”，像《东方红》史诗那样演绎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历程。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你来参加吧，你独唱《我爱你中国》，最好也还能兼点别的。

3

老实说，一开始这消息并没有令渺渺兴奋起来，干了这么多年的专业文艺团体，她对业余的小打闹实在没有什么兴趣，权当是帮帮他们吧。不要随便驳老面子，这点人情世故她还是明白的。

排练场是不固定的，据说市里所有学校的体育老师都是这一代人，所以无偿拿出篮球场给大伙排练并非难事。另外有一位同龄人是某银行的办公室主任，他可以免费提供食堂，银行的食堂很大，水磨石的地板，挺像回事的。

第一次参加排练就是去食堂，渺渺故意晚到了一个半小时，她穿一身湖蓝色的套装裙，围着一条白云似的长纱巾，白皮鞋白手袋衬托着她下视的目光，白色是高贵的呀。然而并不像她

预计的那样，会场刷地静了下来，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，然后交头接耳……之后她便被隆重地推荐给大家。

食堂里很乱，有的人在练唱，有的人在练诗朗诵，还有一大群人在跳舞，草原上的一伙，海南割胶的一伙，还有一伙古老的少先队员，各自跟着音乐跳跃，转圈子，看上去手忙脚乱。没有人理会渺渺的到来。

一个穿着蒙古服的女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脑门上还裹着金黄色的皱巴巴的绸布，渺渺辨认了一阵儿才确定是沈洁熙，要不说岁月如飞刀，刀刀催人老，洁熙的脸也旧了，不穿蒙古袍还好，扎了宽腰带特别的见粗，要知道她从前也就是碗口大的腰身。

4 洁熙道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，快快快，蒙古舞还缺一个伴舞，就是你了。”边说边拉着渺渺走，渺渺想解释塞车什么的，显然洁熙也不要听，以为她会夸奖自己优雅的服饰，洁熙根本就没有完整地打量过她，只把她拉到队列前，当着两排蒙古大嫂的面，叫她脱掉高跟鞋，准备学舞练舞。

这是洁熙一贯的风格：不由分说。但这不是渺渺的风格，没等她为难的表情显现出来，洁熙已笑道：“多少年了，还是这么装模作样的，你忘了小时候你当值日生，检查我们剪没剪指甲，脸板得像小板凳似的。”

洁熙拉渺渺坐下：“别老那么架着，你看看这次参加演出的人，总经理就打一打，其他的什么科长、处长、局长多了去了，专业文艺团体的也有。”洁熙随便说了几个人名，确实也是掷地有声，渺渺看着诗朗诵的那个人眼熟，洁熙道：“蓝濛啊，你不记得蓝濛了?!”

天哪，渺渺真要目瞪口呆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蓝濛是她的偶像，他比她高两届，那时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红卫兵组织里的



宣传部长，一手好字好文章，还是《红卫兵组歌》里的领唱，声音不仅深厚、洪亮，还充满磁性。那时候渺渺是小屁孩儿，连跟人家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可是现在，他就在她的眼前，念着诗句来回踱步，整个的沉醉在诗句之中了。

他也明显见老了，不然渺渺怎会没认出他来。他头发稀少，腹部微微凸起，但他身上的英气和魅力仍依稀可见。渺渺正在发呆之际，洁熙听到蒙古舞曲，一点铺垫也没有，如同骏马般地飞驰到队列里，她握缰的动作颇为夸张，简直让渺渺都心动了。

渺渺和洁熙倒是始终保持着联系，洁熙的性格是什么也拉不下，吃屎都要赶上热乎的。当年她考上电视台，那时的电视节目还很幼稚，没有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，个个都是二把刀。洁熙主持少儿节目，成为众所周知的洁熙姐姐。早不早的，她就跟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成了家，把那人夸成三浦友和，住在简易的筒子楼里，渺渺还去做过客，在公用厨房下鸡蛋面吃。洁熙的丈夫扛煤气回来，渺渺就以为他是煤气公司的小跑腿儿，把三浦友和和缩小三号都比这人魁伟，五官又挤在一块，真正货不对板。

他们很快就离了婚，这场婚姻的结果是洁熙身边有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沈晓燕，其他的，根本是雁过无痕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洁熙没有消息。渺渺听人说她嫁了个日本有钱佬。再后来，果然接到洁熙从横滨打来的长途电话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哭。幸亏渺渺了解她，没有太认真，对洁熙你就是不能太认真，当年她跟晓燕爸离婚，渺渺陪伴她度过多少不眠之夜，后来她全忘了，渺渺提起来，她整个一个茫然，在记忆中搜索良久仍没有印象。这种女人也好，怎么活都不会凄凄艾艾，换上渺渺，全部都成了刻骨铭心的东西，是生命中

的行李，丢不掉的。

再见到她，真的是光彩照人，地道一个东洋女人，脸上白白粉粉，淡茶色的大墨镜，淘米色的至膝外套，配短短的同色一步裙，脖子上系着小方丝巾，栗皮色的碎花，图案精美，至少是女人人见人爱的那种。洁熙派出来的名片，也是什么株氏会社之类，在五星级酒店设办事处。

如果洁熙能做生意，那全国人民都成企业家了，渺渺总是这么想。

最终，渺渺还是答应了学蒙古舞，洁熙教她的时候，有七八个热心人围过来，纠正她不规范的动作，连同洁熙的一块纠正。尤其一个工商管理局的副处长，女人男相，那股严肃劲儿仿佛查到了假冒伪劣产品，其实她的动作怎么会比洁熙和渺渺协调？洁熙搞文艺的时候她在哪儿呢？！渺渺到现在还每天练功上形体课，真是正规军遇上了土八路，讲都讲不清了。

6

见渺渺挂着脸，洁熙小声劝她道：“她们就是热心，想把晚会搞好，有一次星期天约我出来，我以为是一块练呢，结果八个人一起辅导我，我也没生气。”渺渺撇撇嘴道：“你当然不生气了，什么事说忘就忘。”洁熙笑道：“不开心的事我记那么清楚干吗？要不我永远快乐永远年轻呢？！你呀，就剩下一个端庄了。”

这一天练下来的结果是，黎渺渺回自己的住处时累得提着高跟鞋和白丝巾上楼。有个邻居见到她忙道：“排队挤体育彩票去了吧？！告诉你还真有中的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中了部桑塔纳……”渺渺没怎么搭理她，回到房间把鞋一扔，心想，他奶奶个熊。我身边的人也太不了解我了，就凭我黎渺渺，会去买什么彩票吗？！



不知怎么回事，怀旧晚会的那些业余排练场就像安了磁铁似的，吸引着渺渺一天到晚地往那里跑。

这也是她始料不及的。有一天她也搞不清在哪个学校的操场练队形，一会两排，一会四排，一会分八字……头都晕了，到底她也不是搞舞蹈的。忽听有个稚嫩的声音问道：“二姨你在这儿干嘛？”定睛一看竟是姐姐的女儿，真让她感到失态，姐姐的女儿也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除了蒙古舞，渺渺还多担任了两个歌曲的伴舞，比洁熙少，洁熙舞着上场就八次，还不包括女声小合唱。

可能是蓝濛的原因吧。

蓝濛注意到渺渺是第一次连排，渺渺穿了一身黑色的紧身练功服，雪青色的毛线护踝，因为前后左右的伴舞都胖得像地主婆，她就显得格格外超凡脱俗，身材匀称，没怎么变形，看上去典雅、利落。渺渺在队列里不说是鹤立鸡群，至少也是最打眼的一个，洁熙根本就找不着了。

后来轮到渺渺唱歌，简直把在场的人都给震了，就是那首《我爱你中国》，被她唱得行云流水，高音如峻岭翠柏，浑厚如大地胸怀，欢快的时候是牧童的响笛，花腔的时候是百灵鸟的啼鸣。所有的人都被她的歌声降服了，其中当然也包括蓝濛。

节目在一个接一个地过场，蓝濛的诗朗诵在前面已经结束了，还有就是收场前再昂扬一家伙。连排是临时借的友谊剧院，没有演出抽空用一下。

下场的人都舍不得走，坐在观众席里看热闹，其实也看过多少遍了，还是情不自禁地回味。蓝濛像是无意间踱到渺渺跟前：“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？”不等渺渺回话，洁熙抢答智力题似的答道：“她也是我们学校的，跟我同班，还是你的崇拜者呢！”这有点让渺渺的脸上挂不住，狠狠瞪了洁熙一眼，蓝濛

没说什么，只是宽厚地笑笑。

晚上，渺渺和洁熙一块去吃东北菜。洁熙和以往一样，一惊一乍道：“我的姑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架着，蓝濛刚离了婚是钻石王老五，我这不是一下就把你们的距离拉近了吗?!”渺渺在心里吃了一惊，莫非是我的缘分姗姗来迟的念头闪电一样地在她的脑海中掠过，但她的脸上却是超常的平静：“那时他身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莉的女孩，两人如胶似漆的……”洁熙道：“那都是解放前的事了，后来蓝濛被定成三种人，什么莉早就跑了，他被下放到了梅县，还真有痴情的，他们班一个女同学夏卫红，就是那个黑黑的大嘴巴，人特别进步那个，跟他去了梅县，不久两个人就结婚了。人家都说夏卫红，原来蓝濛爱的也不是你，你犯哪门子贱啊，就算是英雄救美也不是这么个救法，当然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夏卫红亏了，挺进步一个团支书一直窝在下面，前两年两口子才调回来。”

8

“回来就把人家给扔了，也太不仗义了吧?”渺渺一边吃醋溜土豆丝，说话也那个味的。洁熙叹道：“没有爱嘛，你说能怎么着，一个大儿子，这么老高，住读了，两个人更没话了。蓝濛跟我一样，是心气高的人，不甘心总没错吧?”渺渺语气淡淡地：“那他老婆怎么办？这个岁数了，谁还会多看她一眼?!”洁熙道：“这就是选择的代价啊，别以为你当年吃了亏，日后就有回报，有人感恩戴德一辈子。蓝濛就跟我说，他最受不了别人总觉得他这辈子全是沾夏卫红的光。这也真是个悲剧，夏卫红为了爱吃了不少苦，偏偏离她最近的蓝濛不会领情，蓝濛还觉着自己拯救了夏卫红呢，因为他没有爱，全是牺牲。”渺渺愤愤道：“那他当初就别结婚啊，又没有人逼他。”

“咱俩就别较劲了，”洁熙笑道，她和渺渺之间的鲫鱼萝卜丝汤大口大口地喷着热气，一团一团的白雾笼罩着彼此的脸，



活生生的镜头像在柔光镜里一样，让人顿感时光倒流，她们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美好啊，哪怕是一次一次地犯错误，惹麻烦，伤心，落泪，做白日梦……其实青春最让人留恋的不是紧绷的皮肤和苗条的身材，恰恰是犯错误的专利啊。洁熙继续说道：“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不管怎么说，蓝濛也算条汉子，如果他不跟夏卫红离婚，又在外面包小蜜，谁也不会指责他，不会担忘恩负义的臭名，可他没这么做，至少他不虚伪。”

这样一说，渺渺也就无言以对了。不过她想，洁熙成年在日本，回来的时间也不长，反而比她知道的事多，可见她是小楼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了。

临分手的时候，洁熙问渺渺：“你到底觉得蓝濛怎么样嘛?! 我也好给你创造机会。”渺渺装假道：“什么怎么样?!”洁熙意味深长地笑了，拍拍渺渺的后背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9

有人说，现在的中国，最温情的地方是最市场经济的。这话一点也没错，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也好，“老三届”也好，饭店开得火火的，仔细一想均是温柔一刀，更不要说豪华旅游和激情夜总会了，哪儿哪儿不是你要温情我要钱?! 渺渺以为《时代——我们》怀旧晚会是一方净土，然而她错了。

晚会挖掘到一个同龄人，女性，是外资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，年产值上亿，真正是财大气粗。组委会煞有介事地请她出来试唱，她是颤抖型金属女高音，声调一高便气若游丝，人仿佛在寒风中打战，发出一种利器划玻璃的动静。但组委会的人像排练好了一样，交口称赞，叹为观止，认为这个独唱不上，晚会将黯然失色。

这个女人姓吴，人称吴女士，体态雍容华贵，戴一付白金边的水晶眼镜。头发梳的跟宋庆龄一样，喜欢穿黑长裙，裙裾在高跟鞋的跟部磨来荡去，像《蓝色的多瑙河》。吴女士决定

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演出，她独唱的曲目是《我爱你中国》。每个人都有看家的本事，她觉得自己唱这首歌经验丰富。

本来也没有什么，黎渺渺可以唱其它的歌。但渺渺受不了人们对她的态度，就因为吴女士同时给晚会赞助五十万元，大伙就都跑来做她的工作，好像是她影响了晚会的质量。组委会居然有人说，你要是不愿意换歌，那就别唱了，我们现在是节目多得挤不下。这是硬的，软的，就更多了，谦让一下吧，你是专业水平，唱什么歌都是专业水平，跟业余的争歌，没多大意思。

黎渺渺心想，我也没说不同意把歌让给她啊，不就一首歌嘛，又不是出国演出，就是出国演出，一次去朝鲜，一次去埃及，全团人都上上下下勤走动，生怕漏掉点什么消息，生怕自己去不成，渺渺也没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照样不动声色。渺渺挺佩服自己这点的，关键的时候沉得住气，没有什么事是特别了不起的。

可是这次她真是有点愤怒了，不就是五十万块钱吗？怎么这些人的嘴脸全都变了，什么温情、怀旧、高水准，这时全成了屁，居然假设出情况来威胁她。晚会的开幕上还设计着蔚蓝的天空，雪白的云朵，两个抱和平鸽的孩子……不如挂上金元宝还实事求是些。

渺渺越想越生气了，自然板着面孔不说话，组委会对她的误会更深了。“不就是个合唱队的演员吗？架势也拉得太大，惹不了了？！”“人家说老姑娘都挺怪的，要不然剩不下。”“谁拉她来的？沈洁熙，那人就有病，晚会成她的娱乐场了，逮谁让谁来，要不节目能跟下蛋似的，越来越多。”“全是些不相干的人，环卫局、计生办，胖得跟地主婆似的，吴女士这样的，一个找不着。叫她家的日本鬼子赞助赞助，她一口咬定他没



钱。”……

人和人就是不一样，渺渺泪洒衣襟，决定退出演出，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决不与市侩为伍。洁熙就一点也不生气，乐融融地劝渺渺，“人家五十万唱一首歌还不能任挑任选吗？就像你有一百万，不就办独唱音乐会了吗？还能总在合唱队里熬着？！你要是这么一走，倒显得你小气了！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！”

渺渺心想也对，但胸中的恶气是不吐不快。

这时，蓝濛挺身而出，他既不是组委会的，也不是导演组的，所以他能站出来说话特别可贵。他找到一个这类人差不多都在场的机会，他说，我们到底是怀旧还是募捐？是追忆一代人的足迹还是大伙一块陪有钱的太太唱卡拉OK？！办晚会当然需要资金，但终极目标不是赚钱吧？！如果要牺牲晚会的质量来赚钱，我们又何必用那么崇高温情的旗号，用我们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去换取名利，这太残酷了吧？！

11

他的话让排练场安静了数分钟，最受感动的当然是渺渺了，她觉得他话中的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，而且其中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或者吴女士，避免了把一个原则问题吵成了家长里短。渺渺突然就释然了，真的，就是给她时间和机会叫她尽情倾诉，她也说不出这么让人荡气回肠的话，所以她的目光一直投向蓝濛。

大伙开始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，都知道蓝濛说这段话的起因和针对的事件。可是时代到底变了，那种登高一呼，应者如云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除了直销现场会、原始股……钱与健身或许还有这个魔力。虚化的慷慨陈词怎么可能让人长久地热血沸腾？有人心想，恐怕只有在这种时候，蓝濛才能重温昔日的辉煌吧。

组委会里有个瓦刀脸的中年人，同时还是舞蹈编导，有点核心人物的感觉，他很少笑，一张仿高仓健铁面风格的脸。他站起身来，没有应对蓝濛那番话的意思。他说，吴女士的歌一定要唱，而且也一定要唱《我爱你中国》。因为吴女士的五十万已经派了用场，用于压制光碟，光碟将随票奉送，同时晚会轰动之后，市场上很可能需要大量的光碟，要知道同龄人比起追星族只会多不会少！

他的话引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。

是这种态势把两颗孤独的心推到了一起。

蓝濛也同意洁熙的意见，渺渺不能退出演出，太抬举那伙人了，又有点小题大作，他帮渺渺找了一首歌，谷建芬的《那就是我》，渺渺一唱，蛮好。

12

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渺渺要请蓝濛吃潮州菜，蓝濛欣然接受，但提议到远洋宾馆的揽月阁去吃西式套餐，又清静又便宜，情调便不用谈了，去了就知道。

那个傍晚的揽月阁，一桌客人也没有，好像精心收拾停当专门等他们来似的，墨绿色的格子台布，上面放一个通体透明的方口玻璃花樽，一把鲜百合插在里面，连水中的根都是美的，青条条的翠绿，纤嫩得几乎半透明。花儿盛开，蕊子是动人的鹅黄，蜜蜜绒绒的，把女人形容成花就对了，渺渺就觉得自己是一株百合。

餐厅的一面是落地玻璃窗，窗外连着长方形的大阳台，出到阳台可以俯瞰羊城美景，是二十八层楼的高度，即便是相对而坐的吃饭，也可以观望到夜晚一盏接一盏亮起的灯光。渺渺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，来了才感觉到久违，她也知道经济社会了，这一类的场所越来越多了，可她一个人，到这种地方不是平添惆怅吗？